

假如 $T' = T - 4Y$ 凌

長吁短嘆集

每個同學，到了畢業前，總免不了有一番牢騷，這四頁的篇幅，就是特別給他們啼吁的地方，年輕的孩子，可得仔細瞧瞧，免得到頭來，又是一聲啼吁！

如果時光倒流，我再進物理系的話，我該着實地讀書，不好高務遠。習題練得熟些，不只懂了就算了事。我要特別留意實驗課程，它們實在和理論同樣重要，而且不見得比前者沒勁，而我總忽略這點。高年級的同學我要多向他們請教，聽他們勸告，減少摸索、茫然。我要多知道些前輩的歷史：Maxwell 半夜在樓梯上跑上跑下，Michelson 首篇論文和最後一篇論文題目一樣在量光速，這些趣事不知道則太可惜了，多清楚些物理發展的歷史，讀起書來才愉快。

如果大學之門為我再開，則有些課我要少逃幾節，有些課不妨逃多點。名人來講演時，好歹去聽聽，因為機會不再。記得吳博士回來那次我沒去，現在還在遺憾。英文要多讀些日子，以免課本之外的書，看起來胡猜；到了想去見見這世界時，沒幾句聽得清的洋語，我們讀的大多是外文書籍，程度不好則很吃虧。

我不再老是在二號館、圖書館之間作簡諧運動，到操場多走走去。社團活動要常參加，多知些朋友，這兒聚了這麼多俊秀，以後到那裡去訪求呢？再者，我若能遇見那大方聰明的一位，則星期日與我在一起的，不會只是詩集、釣竿、和一江水寂寂了……

校園中花已經落盡了，吾人將散，我要向親如手足的同學們說一聲「如果我再進物理系的話，願仍和你們相聚；四年雖已去，願緣未盡。」

我有一個感想，不知道你有沒有？

我發現同學中那些喜歡打籃球的人，大都早在中學時代就已培養了興趣，罕有從大學才開始練習的。我還發現有許多熱心公眾的大都生長在一個熱心助人的環境中，由於他能早早地培養了服務助人的習慣，他們才會主動地為公眾的事情奔忙。而那些由較沉鬱家庭裏出來的孩子，到大他們都只喜歡「獨善其身」的。

我在大二的時候，曾化了不少時光去讀 Goldstein 的古典力學。當時，我雖化了不少工夫，却是事倍功半，收穫少得令人氣餒。可是今年我重拿起它的時候，却很輕鬆的就看懂了，讀書是有一段所謂「成熟」期的，時間一定要耐心地棄歡笑的快樂，默默地充實自己。有位二年級的同學會對我說：「開學來，我一直在唸 Panofsky 那本古典電磁學，頗有心得。」

Panofsky 的書是有名的難書，在美國第一流的大學，也要在研究院中才唸它。所以，當我發現竟有大二的同學在讀它的時候，怎能不叫我振奮呢？

我們系的同學都是用功的好學生，我們甘願放開心腸嗎？班上的各種活動你可會出過力嗎？本期的系列你幫過忙嗎？班上或有功課稍差的同學，你可會分出自己唸 Panofsky 的時間去幫助他們，使他們能懂得 Syngue 的力學嗎？

你可有多方面的興趣？你可有藝術的修養？你可會嘗過在寂寞的時光聽一首交響曲的滋味？你可有運動的習慣？那不但可強健你的體魄而且可休息你疲倦的身心，你能保證你將來不受到打擊嗎？你準備以什麼方法來忍受那些你不可能反抗得了，但使你心碎腸斷的打擊？

你的生活天地狹窄嗎？你可有廣闊的胸襟，樂觀奮鬥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嗎？你有動人的風姿和服人的談吐嗎？無疑的，這些都將是構成你未來成功事情的筋架，你現在待人和做事的態度就是你未來的態度！

一個對以上問題都做否定回答的人，他將來的日子是怎樣的呢？當然，由於他的天才，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，然而，其他呢？他的口才不好，不可能成為好教授；他之不善與人相處，他的生活天地一定是狹窄的，唯一成功的可能是學術上的建樹，這也是他對社會所唯一可能的貢獻。研究是他生命的全部，沒有朋友，沒人了解他。這種生活是怎樣的呢？何況！萬一研究失敗了呢？忽然發現自己不是天才了呢？

我說得太嚴重了些，不過，這是極限的情形！

所以，現在多唸一本 Panofsky 的電磁書所能給你的好處也許比不上你多培養一種長處的！Panofsky 的書以後還可能補回來，可是這種長處以後就不容易培養了。大學四年實在是我們最後的機會，所以！放下一些書本吧！學著去做一個人！

畢業在即，真所謂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」！

臨別贈語
阿篤